

# 俗字研究的几个问题

姚永铭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汉语俗字丛考》纠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两书达三千余条，成绩斐然。不过，本书也偶有小疏。我们认为，在考定正字方面，存在着本字失考、误考以及缺乏必要的分析等问题；在证据方面，由于证据不足，或者结论令人生疑，或者疑所不当疑，甚至导致误说的产生。

[关键词]汉语；俗字；正字

[中图分类号]H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3-0084-05

最近我们有幸读到了张涌泉先生在俗字研究方面的最新力作——《汉语俗字丛考》(以下简称《丛》)。这是一部洋洋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如果说他的《汉语俗字研究》着重于理论的建构，《敦煌俗字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那么，这正是在理论指导下取得的重要的实践成果。细细品读此书，我们不能不为他对俗字材料的谙熟所折服，对他信手拈来轻松自如地驾驭材料的那股潇洒劲儿也是艳羡不已，尤其是在字形分析方面细致精到，可谓胜义纷呈。难怪我国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对此书所反映的扎实学风嘉许不已，认为此书“各条，几乎都是确凿有据，不容辩驳的”。<sup>[1][p1]</sup>当然百密难免一疏，以个人之力，考释大量生僻的俗讹字，容或偶有小疏。我们在品读之余，斗胆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想法，以求教于张先生。

## 一、考定正字

考释俗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求出该俗字的正字，找到了正字，也就解决了俗字的音义问题。在本书中张先生考定了一大批俗字的正字，可以说这是本书最大的贡献。在这方面张先生似也偶有考虑欠周的地方。

### 一是本字误考。

𠂇 xiāo 音消。骄。见《篇海》。(《字海》73A)

按：《篇海》卷一五人部引《俗字背篇》：“𠂇，许骄切，骄也。”(15)此字疑为“儻”字异体。《玉篇·人

部》：“儻，许骄切，傲也。”(58)“𠂇”“儻”音义皆同。但“儻”何以写作“𠂇”，则仍是疑问。(《丛》50)<sup>①</sup>

案：《集韵·宵韵》“虚娇切”小韵下有“𠂇”字，释义为“骄也”。<sup>[2][p183]</sup>宋刻本、扬州使院本作“𠂇”，字形略异。“𠂇”盖“𠂇”字之俗讹。“虫”字俗书每与“土”相混。《类篇·人部》：“𠂇，虚娇切，骄也。又苏遭切。”<sup>[3][p280]</sup>由“苏遭切”之音，可知“𠂇”之正字或从“蚤”作“𠂇”。《说文·人部》：“𠂇，𠂇骄也。”段氏以为当读作“𠂇𠂇，骄也”。<sup>[4][p379]</sup>据此，则“𠂇”字似不必以为“儻”字异体，而应为“𠂇”之异体。就音义而言，“儻”或“𠂇”字之后起换旁俗字。

𢵈 同“短”，字见朝鲜本《龙龕》。(《字海》1369A)

按：此字通行本《龙龕》卷三豆部已见：“𢵈，俗，短、断二音。”(359)朝鲜本《龙龕》卷六豆部“𢵈”字注音同(12)。《字海》以“𢵈”同“短”，臆断无据，恐不可从。以其形音而言，“𢵈”疑为“断”的讹俗字。……“断”字《广韵》上声缓韵音都管切(与“短”字同一小韵)，又音徒管切(192~193)，与“𢵈”字的读音相合。而“短”字《广韵》祇见都管切一音，不应音“短”又音“断”。(《丛》976~977)

案：《字海》以“𢵈”同“短”，甚是。《慧琳音义》：“短，《文字集略》或从手作𢵈，与经本同，或从寸作𢵈，俗字也。”<sup>[5][p927]</sup>又：“短，经从豆从寸作𢵈，非也。”<sup>[6][p2005]</sup>足证“短”字俗或作“𢵈”。另外，就注音

<sup>①</sup>以下讨论，一般首引《汉》(即《汉语大字典》)或《字海》(即《中华字海》)，次引《丛》(即《汉语俗字丛考》)，笔者的意见以“案”示之。

字而言，“短”、“断”决非同音字，“短”为都管切，“断”为徒管切，声母有清浊之异。

遯 yán 音延。义未详。见《篇海》。(《字海》648A)

按：《篇海》卷五辵部引《搜真玉镜》：“遯，音延。”(15)同部下文又引《搜真玉镜》云：“遯，羊玄切。遯，同上。”(16)“遯”为“筵”的俗字。“遯”“遯”形音皆近，当一字之变。如果“遯”字同“遯(筵)”(《字海》即云“遯”同“筵”，652A)，则“遯”当亦是“筵”的讹俗字。但“筵”何以增加“衣”旁“水”旁作“遯”和“遯”，还是一个疑问。(《从》481)

案：从上引材料不难看出，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遯”“遯”为一字之变。我们以为此两字不同。“遯”字从“水”，疑为“涎”字之俗讹。由字形言之，《慧琳音义》载“涎”字或作“遯”<sup>[5][p1449]</sup>、“藻”<sup>[5][p1006]</sup>，可资比勘。由字音言之，“涎”从延声，俗或音延。《龙龕·水部》：“溫，音延。”《字汇补·水部》：“溫，余贤切，出《篇韵》。”<sup>[6][p725]</sup>“溫”即“涎”字。《龙龕·口部》：“嘆，俗。羨、延二音，正作涎、羨[羨?]二字。”<sup>[7][p274]</sup>“嘆”亦“涎”之俗字。“遯”字从衣，当为“筵”之俗字。考《慧琳音义》卷11“綻綻”条：“假借字也，若取字义，即乖经意。案：綻綻，地褥也，即氍毹也。俗呼为地衣毛锦是也。”<sup>[5][p435]</sup>又卷12“綻綻”条：“并假借字。若依字义，与经乖，今并不取。经云綻綻者，乃珍妙华丽锦绣绵褥襯(音池)氍毹花毡舞筵之类也。字书并无此正字，借用也。”<sup>[5][p442]</sup>“舞筵”又称“地衣”，故其字可从“衣”。

二是本字失考。

俎 zǔ 音祖。义未详。见《篇海》。(《字海》21A)

按：《篇海》卷九且部引《搜真玉镜》：“俎，音祖。”(35)朝鲜本《龙龕》有“俎”字，亦音“祖”，“俎”、“俎”当是一字之变。(《从》15)

案：此说甚是。不过“俎”之本字为何，尚须费一番周折。颇疑注音字“祖”乃“俎”字之形近而讹，俗书从示从衣每混而不分。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祖，唐亶反。露也。字从示。”<sup>[8][p458,500]</sup>此字实从“衣”而慧苑云“从示”，即为一证。《集韵·缓韵》：“但祖禮亶，荡旱切。《说文》：‘褐也。’或作祖、禮，亦省。”<sup>[2][p371]</sup>标目字作“祖”，而释文作“祖”，即为明证。同一小韵又云：“臘胆，《说文》：‘肉臘也。引《诗》：‘臘褐暴虎’。或

省(作胆)。”<sup>[2][p371]</sup>“臘褐”即“但褐”。俗书“月(肉)”、“舟”亦或混而不分，“俎”或即“胆”字之俗字。而上述诸字所从之“且”实即“俎”字之俗讹。“俎”、“胆”今作“俎”。

𦥑 bō 音波阳平。义未详。见《篇海》。(《字海》894B)

按：……《篇海》卷一三户部引《川篇》：“𦥑，音伯。𠂔，同上。”(35)当即《字海》所本，“𦥑”当据正作“𦥑”。(《从》639)

案：作者未考“𦥑”(𦥑)之正字。依字形，此字当为“擘”之俗字。此字上部为“辟”字之讹，下部从爪，“爪”与“手”意义相通。由读音而言，“擘”与“伯”《广韵》分属麦韵和陌韵，声音十分接近。而且有证据表明，两字在中古即已同音。《慧琳音义》：“擘，进陌反。”<sup>[5][p574,2473]</sup>又：“擘，音伯。”<sup>[5][p2438,2520]</sup>

由于音义关系十分密切，有时注音的错误往往也会导致本字的失考。

𩫓 yǐ 音以。义未详。见《篇海》。(《字海》320C)

按：《字海·火部》：“𩫓，yǐ 音以。义未详。见《篇海》。”(958C)查《篇海》卷一二是部：“𩫓𩫓：二於礼、化礼二切。”(53)“𩫓”“𩫓”显为一字之变，理当沟通它们之间的异体关系。(《从》248)

案：此说甚是。但作者并没有继续考证“𩫓”之本字。《广雅·释器》云：“𩫓，杖也。”王念孙疏证：“《说文》：‘杖，持也。’《玉篇》：‘𩫓，他礼切，横首杖也。’𩫓字盖从丈是声，丈亦杖也。𩫓之言提也。提，击也。《史记·吴王濞传》：‘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是也。”<sup>[9][p257]</sup>曹宪音“他礼”。<sup>[9][p410]</sup>《广韵·芥韵》：“𩫓，横首杖名。”音“他礼切”。<sup>[10][p181]</sup>“𩫓”与“𩫓”、“𩫓”字形均近，当是一字之变。《篇海》“化礼切”之“化”为“他”之讹字。

媧 miè 《篇海》引《川篇》亡業切。神女。《篇海·女部》引《川篇》：“媧，神女也。”(《汉》1061A，参《字海》692C)

按：《篇海》卷五女部引《川篇》“媧”字“亡業切”(27)，“業”乃“葉”的常见俗字。《汉》录作“亡業切”，非是。(《从》518)

案：《广韵》、《集韵》葉韵均无明(微)母字，疑注音有误。《说文·女部》：“媧，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sup>[4][p617]</sup>《礼记·明堂位》释文云：“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神十人，

名曰女娲之肠。”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集韵·麻韵》：“娲，古之神圣女。”<sup>[2][p210]</sup>音姑華切。疑“亡葉”为“古華”之形近而讹，“娲”为“娲”字之讹。《说文》、《山海经》郭璞注、《集韵》之释义与《篇海》引《川篇》同。

三是考定本字，但缺乏必要的分析。

𢂔 ruán 音软阳平。义未详。见《篇海》。《字海》28B)

按：《篇海》卷一三乙部引《川篇》：“𢂔，而充切。”(61)“充”为《广韵》上声彌韵字，故“𢂔”当拼读作 ruǎn。据《篇海》提供的切音，此字疑为“𢂔”字的俗字。“𢂔”字《广韵》音而充切，与“𢂔”字同音。(《汉语俗字丛考》19页)

案：“𢂔”确乎应为“𢂔”之俗字。粗看两者字形似相去甚远，实则不然。“𢂔”字字形不能分析成“从兵从乙”。“𢂔”字上从“丘”，“丘”字篆文作“𡊤”，《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一。”故或楷定为“北”(《集韵·尤韵》以“丘”为“或作”，而以“北”为正字)。<sup>[2][p255]</sup>“𢂔”字下部的“瓦”字，俗字或作“𠂔”，<sup>[9][p264]</sup>与“乙”字形近。本书82页言“𢂔”字《敦煌变文集》误录作“𠂔”，亦为“瓦”误作“乙”的确证。这样，“𢂔”字上部的“兵”(“北”加“一”加“八”)就与“𢂔”字上部的“𠂔”(“北”加“一”加“八”)字形十分接近，而“𢂔”下部的“乙”又为“𢂔”下部的“瓦”字(俗作“𠂔”)之讹。本书631页、633页又有“𢂔”“𢂔”两字，亦为“𢂔”之讹俗字，可以比勘。

穎 gǎo 《篇海类编》古老切。头。《篇海·页部》引《川篇》：“穎，头也。”(《汉》4378A，参《字海》1585C)

按：《篇海》卷一三页部引《川篇》：“穎，音果，头也。”(39)根据《篇海》的直音，此字疑为“穎”的俗字。(《丛》1104)

案：此说是。《广韵·果韵》：“穎，小头。苦果切。”<sup>[10][p208]</sup>《集韵·果韵》：“穎，苦果切。《说文》：小头也。”<sup>[2][p405]</sup>均读溪母，与“果”音略异。“穎”读“果”有两种可能：一是秀才识字读半边，“穎”从“果”声，遂读“果”音；一是古代似乎与“果”同音。《颜氏家训·书证篇》：“《三辅决录》云：‘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筭。’‘果’当作魏穎之‘穎’。……学士相承读为裹结之裹。”<sup>[11][p470]</sup>文献中也每有以“果”代“穎”者。《慧琳音义》：“穎，口火反。穎，数也。亦单作穎。”<sup>[5][p1568]</sup>又：“穎，书又作穎，同口果反。”<sup>[5][p1901]</sup>至于《篇海类编》注为“古老切”，显

然是因为“穎”讹变为“穎”，而“穎”从页果声。《广韵·皓韵》、《集韵·皓韵》“果”字并音“古老切”。

## 二、补充证据

我们在品读的过程中发现，由于材料所限，有些考证似乎并未完全建立在十分可靠的基础上，而较多地采用了一些推测之辞。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来正确的说法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而显得说服力不强，或者疑所不必疑，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误说的产生。

一是证据不够充分，结论令人生疑。

𢂔 rěn 音忍。义未详。见朝鲜本《龙龕》。《字海》77A)

按：《龙龕》卷一人部：“𢂔，俗，音認。”(36)朝鲜本《龙龕》注音同(卷一页30)。此字《龙龕》原书列在去声，“認”亦去声字。而“忍”字《广韵》属上声字(軫韵)，《集韵》虽有去声一读，乃是通用作“𦵹”。故“𢂔”今音当拼读作 rèn，直音“認”。……“𢂔”可能就是“認”的换旁俗字，从人从言意义上相通之处，故“認”可换旁作“𢂔”。(《丛》53)

案：看到这一条，第一反应就是感觉此说缺乏说服力。我们觉得，与其说“𢂔”为“認”的换旁俗字，还不如说“𢂔”为“仞”的换声旁俗字。《集韵·震韵》：“𦵹”，“或作忍，通作刃。”“忍”，“刃”音近(仅声调有上、去之别，且“忍”字《集韵》亦有去声读法，与“刃”同音)，从忍、从刃每可相通。见于《集韵·震韵》的就有“苏忍”、“忉忍”、“忉忍”、“忉忍”，《字海》“𦵹”或作“𦵹”，均其证。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先生的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我们只能为他的分析、推测叫好。《慧琳音义》：“認，如孕反。夫[失]物而记之也。经中作仞。八尺曰仞也。”<sup>[5][p2069]</sup>又：“認，而证反。失物者而识之曰認。律文作訥、仞二形，非体也。”<sup>[5][p2377]</sup>又：“認，而仅反。谓失物而誌之者。誌，记也。论文作仞，非体也。”<sup>[5][p2895]</sup>据此，则“認”佛经或作“仞”，“𢂔”则为“仞”的换声旁字。“𢂔”为“認”之换旁俗字，当确凿无疑。

髦 kùn 《篇海·毛部》引《类篇》：“髦，音困。”《字汇补·毛部》：“髦，苦顿切，音困。义未详。”(《汉》2007A)

同“髦”。(《字海》867C)

按：《字海》同部上文：“髦，kùn 音困，义未详。见《篇海》。”(867B)“髦”“髦”为新旧字形之别。查

《篇海》卷七毛部引《类篇》此字实作“髦”(14)。“髦”字是，当据正。“髦”当是“眊”字的俗体……“眊”及“髦”等变体皆与“困”字同音，颇疑即“困”的俗字。然“困”字何以写作“眊”，费解。(《从》618)

案：“眊”及“髦”等变体皆与“困”字同音，不能作为即为“困”字的充足理由，难怪作者也觉得“费解”。窃以为即“頤”之异体。《集韵·图韵》：“頤，耳门也。一曰无发。”<sup>[2][p550]</sup>音“苦闷切”(与“困”同一小韵)。义为“无发”，故字可从毛。考其本字当作“頤”，《说文·页部》：“頤，无发也。一曰耳门也。”<sup>[4][p420]</sup>其字从“困”声，音“苦昆切”。“困”“困”形近，讹作从“困”后，其字遂音“困”，所谓音随形变也。

二是证据不足，疑所不当疑。

**煎** xù 《篇海·宀部》引《搜真玉镜》：“煎，血役切。”(《汉》293A)

xù 音序。义未详。见《海篇》。(《字海》140B)

按：此字疑即“瞶”的讹俗字。《广韵》入声昔韵：“瞶，惊视。许役切。”(420)正与“煎”字同音。疑俗书“瞶”字与“瞶”字相乱进而又讹变作“煎”。

又按：《龙龛》卷二火部：“煎，古文，布胡反，逃也，窜也。今作通。”(238)《篇海》卷一三火部引《龙龛》：“煎，布胡切，逃也，窜也。”(19)是“煎”又为“通”的异体。但“通”何以写作“煎”，费解，疑有误。《汉》、《字海》皆未收用同“通”的“煎”字。(《从》106)

案：“通”作“煎”，文献有征，不必疑误。《玄应音义》卷七：“煎窜，经文或作函，此应通字，补胡[反]。通，逃也，窜也。”<sup>[12][p921]</sup>《宛委别藏》本作煎，云：“经文或作函，此应通字，补胡反。通，逃也。《广雅》：通，窜也。”庄忻曰：“煎字讹耳，函亦未详。”<sup>[12][p208]</sup>《慧琳音义》：“煎窜，经文或作函。此应通字，补胡反。通，逃也。《广雅》：通，窜也。”<sup>[5][p1110]</sup>《正法华经》卷二：“种种虺蛇，蝠蝥遁窜；在在处处，有诸恶虫。”<sup>[13][p76]</sup>大正藏校：通，宋本、官内省图书寮本作“函”，元本、明本作“通”。上述音义大概就是行均所本。

又案：《龙龛》又有“函”字，《字海》云：“函，bū音布阴平。义未详。”<sup>[14][p187]</sup>“函”与上揭“函”、“函”、“函”、“函”诸字字形极近，当是一字之讹。既然“函”、“函”、“函”、“函”诸字为“通”之异体，则“函”亦应为“通”之异体。

三是证据不足，导致误说的产生。

**朏**(一)shān 《龙龛·肉部》：“朏，俗，所谏反。”

(二)yuè 《篇海类编》音月，山。《篇海类编·身体类·肉部》：“朏，山也。”(《汉》2045B)

按：……音月的“朏”，未见《篇海类编》之前的字书载录(《篇海》卷一五肉部“朏”字音“所谏切”)。《篇海类编》“朏”字音“月”，释作“山”，疑为望形生音、望文生训。(《从》642)

案：此恐偶然失检。《玉篇·山部》：“峩，鱼厥切，山名。”<sup>[15][p405]</sup>《广韵·月韵》：“朏，山也。”<sup>[10][p388]</sup>音“鱼厥切”(与“月”同一小韵)。《集韵·月韵》：“峩，山名。或书作朏。”<sup>[2][p678]</sup>音“鱼厥切”。《类篇·山部》：“峩，鱼厥切，山名。”<sup>[3][p332]</sup>《五音集韵·月韵》：“朏，山也。”<sup>[16][p2069]</sup>据此，则此字当为从山月声，注音为“月”，释义为“山”，既合文字构形，且于古有征。

**簋** lián 《龙龛》力占反。鼓。《龙龛·竹部》：“簋，应法师作箇，鼓也。”《字汇补·竹部》：“簋，鼓也。见《释典》。”(《汉》3010A，参《字海》1215A)

按：……《龙龛》卷四竹部：“簋，应法师作箇，力占反，～鼓也。”(388)……按照《龙龛》的体例，“簋”字应法师作“箇”系指“簋”应法师用同“箇”，也就是说“簋”即“箇”的俗字，但“箇”字古无释作箇鼓者。以其音义求之，“簋”或应为“鼉”的俗字。《广韵》平声盐韵力盐切(与“力占反”同音)：“鼉，鼉鼓，鼓初打称也。”(150)《集韵·盐韵》离盐切：“鼉，击鼓谓之鼉。”(290~291)“簋”“鼉”音义皆合。(《从》898)

案：作者考“簋”之本字为“鼉”，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龙龛》之本意恐非如此。《慧琳音义》：“箇鼓，力占反。谓以瓦为簾，以革为两面，用杖击之者也。经文作簋。”<sup>[6][p664]</sup>此为《大集月藏分经》卷二之玄应音义，盖即行均所本。《中华大藏经》56册所收金藏广胜寺本《玄应音义》“箇”作“鼉”，从支、从支形近义通，当即一字之变。所谓“箇鼓”并非释义，乃指“簋鼓”，应法师(即玄应)作“鼉鼓”。

**驥** róng 《龙龛》而容反。毛饰。《龙龛·耳部》：“驥，毛饰也。”(《汉》2797A，参《字海》1179B)

按：《龙龛》卷二耳部：“驥，《隨函》而容反，毛饰也；郭遡俗妨非、千芮二反。”(314)据而容反的读音，此字疑为“茸”的俗字。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据《中华大藏经》影印金藏广胜寺本)卷一三：“汝观十力尊，摧破诸外道，火坑四畔边，莲花皆开敷。如鸽处花间，花驥遮遶佛。”(723)其中的“驥”字玄应《音义》卷一〇引作“茸”，云：“而容反，说

文》草葺葺兒。”(454)今本的“驥”也正是“葺”的俗字，是其切证。(《从》854)

案：“驥”“葺”音同，但“驥”未必就是“葺”字。由《玄应音义》释义来看，“葺”为“草葺葺兒”，与“毛饰”义不合。考《广雅·释器》：“耗，罽也。”王念孙疏证：“耗之言蒙戎也。《说文》：‘鞬，鞍罽饰也。鞬与耗同义。’”<sup>[9][p252]</sup>曹宪音“而恭”(与“而容反”音同)。《广韵·钟韵》：“鞬，罽饰。”<sup>[10][p12]</sup>音而容切。“罽”为细毛，“罽饰”与“毛饰”义当相同。玄应作“葺”，当属文字假借。就字形而言，“驥”字当为从罽葺省声，从罽与从毛同义。《慧琳音义》卷74“耗

衣”条：“而容反。《字林》：‘毛罽也。’《纂文》云：‘以毛为饰也。’”<sup>[5][p2937]</sup>就意义而言，“耗”为毛饰，与上引佛经之“花驥”义正吻合。

考释俗字，除了分析文字字形外，还须审辨语音。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讨论。

张先生以个人之力，补正了《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的很多疏误，无疑是两书的功臣，对于两书的修订、汉语俗字的研究甚至汉语文字学的研究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虽吹毛求疵，但并无意贬低《汉语俗字丛考》的成就。即使我们的吹毛求疵有一定的道理，相对于该书总体而言，也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 参考文献：

- [1]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丁度.集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司马光.类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慧琳.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6]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M].四川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
- [7]行均.龙龛手镜[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第59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3.
- [9]王念孙.广雅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0]陈彭年.矩宋广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12]玄应.一切经音义[M].江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13]大藏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C].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 [14]冷玉龙，韦一心.中华字海[M].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 [15]陈彭年.玉篇[M].北京：中国书店，1983.
- [16]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C].北京：中华书局，1992.

## Considerations on Secular Characters

YAO Yong-mi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Hanyu Suzi Congkao* (汉语俗字丛考) is a masterpiece on secular characters of Chinese language, which corrects and replenishes about 3,000 entries in *Hanyu Da Zidian* (汉语大字典) and *Zhonghua Zihai* (中华字海). However, there are some flaws occasionally, which ran as follows: a) no textual research on some original characters or wrong research on others, lack of essential analysis; b) its conclusions are doubtful because of lack of evidence, and so it left so much as some wrong conclusions.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secular characters; common characters

[作者简介]姚永铭(1964—)，男，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汉语言史研究。

[责任编辑：余飞]